國際交流

Subject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口腔醫學院見習心得

牙六 / 李佩珊



坐在回程Houston往Tokyo漫長的飛機上，仔細回想起這一個月發生過的點點滴滴，一切一切都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樣……。

辛苦的實習生涯已經過了十個月，出發前一天下班要離開牙科大樓時簡直是興奮到邊騎車邊唱歌。從小就嚮往出國留學，交換見習完全是超級難得的經驗。當初選擇要去美國阿拉巴馬大學不單是因爲有完整的一個月，同時也是因爲可以到美國看看，試試自己的英文程度，也看看自己能不能接受在國外的生活。

我們選擇的班機是從台灣桃園出發，在東京及休士頓轉機到阿拉巴馬Birmingham，往東京的班機是我第一次坐到有兩層乘客的747，往Birmingham的班機則是第一次坐到一排只有三個乘客的空中巴士，不過坐長途飛機真的是非常累人，去程從台灣到東京3小時，東京到休士頓12小時，休士頓到伯明罕1.5小時，中間加上轉機又耗時間又耗精力，到伯明罕已經晚上八點多，一下飛機就看到許永宗醫師，還有UAB台灣同學會的成員們，能看到同樣來自台灣親切的臉孔與聽到熟悉的語言，舟車勞頓的感受瞬間減緩了不少，但是美國航空業的效率真的是令人不敢恭維，我們的大件行李放在最裡頭通通沒有拿出來，其中一件小件行李又被放進下班班機中，這也是揭開美國序幕的一段意外小插曲！

由於太晚申請宿舍，同行的三個女生無法住在一起，所以我就和三個國外女室友一起住，Rast Hall的格局是每個人有自己的小房間，兩個人share一個衛浴，四個人共用廚房及客廳；才剛打開宿舍的門就聽到室友和爸媽用台語講電話，令人備感親切！三個室友分別是父母都是台灣人的紐約女孩、來美國一年當語言老師的日本女生，還有從奈及利亞移民過來的黑人女孩。因爲其中兩個室友都是亞洲人，紐約女孩對台灣文化也非常熟悉，這一個月諸多地方都靠室友照顧，就像所有人都對我說的，我真的是非常幸運才能住到那間宿舍，享受如此快樂的住宿生活。

隔天尚未從晝夜顛倒的時差調整過來，便立即著手辦理許多手續：由於來UAB拿的是J1的交換學生簽證，在某些程度上我們被視爲學校的學生，需進行國際學生的面談、至健康中心做檢查等事宜，但我們拿到學生證感應卡卻是沒啥大用處，除了宿舍以外，其他需感應的地方都進不去，少了很多當地學生的體驗，很可惜。

牙科醫科每年都會派學生至UAB，牙科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們有傑出校友劉朋儒醫師在這裡當牙醫系系主任，行政上方便很多，他也會帶我們四處走走，不像其他學校沒有全權負責的醫師在照顧。而醫科會同時也有其他國家的醫學生來見習，爲期兩個月，可以認識更多國家的學生，讓只有短短一個月的我們好羨慕呀。

來UAB交換學生身分比較特殊，所以常有和重要人物吃飯以及會面的機會，如和劉朋儒醫師以前的指導教授Dr. Mueninghoff在山坡上的私人高級俱樂部聚餐，還有和UAB之前的醫院院長Dr. Pittman在牙科對面的Pittman紀念館吃中飯；還有口腔醫學院院長及副院長都有另外接待我們，很少有機會可以和這麼多大人物講到話，光這一點就覺得此行超級值得了。

我們四個人每個禮拜run不同科，爲了不擠在一起才刻意打散，主要是在住院醫師的graduated部門見習，每個人會有一個禮拜在學生門診區，說到學生門診，就要來談談這邊牙科門診的制度了。美國和台灣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全民健保，全部都是自費，看牙醫是非常昂貴的，阿拉巴馬也不算是富有的州，在這邊給學生看診的價錢與給住院醫師，甚至是主治醫師通通是不同的，價差有時有四、五倍之多，所以病人會自願選擇給學生看，在這裡更大的保障是當學生看診的時候，faculty會在旁邊負責指導而不會約自己的病人看診，會先討論過再讓學生執行，faculty定期來檢查，遇到比較難的case也幾乎由faculty帶著學生一步一步做，所有細項都要徹底執行，病人即使讓學生看診，也可以確保應有的品質。這點讓我們非常羨慕，因爲在台灣即使最後一年也沒有太多的練習機會，遇到自費項目病人也不願意給實習醫師操作，主治醫師更是沒有時間來一步一步盯著看，從這點就會覺得美國在制度上真的是滿先進的國家。

就像台灣一樣，美國也很強調醫病關係，但是美國病人比較不會有花錢就要當大爺的心態，就我們一個月的觀察，覺得美國病人滿願意配合醫師決定，醫師和病人的關係常常也很像是朋友，也都很關心彼此的生活，比起來台灣難搞的病人真的多了好多呀。

美國是採學士後醫的制度，學生在大學時期完成pre-med之後再來唸牙醫四年的program，所以普遍來說會比台灣的牙醫系學生年紀還要大，我自己觀察到的則是女生幾乎都結婚了，這在美國來說算很早的，男生也有不少都是